

試論《玄天上帝啟聖錄》之撰成年代及其影響（下）

蕭登福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教授

提要

《玄天上帝啟聖錄》一書，是研究真武信仰所必讀之書，此書現收於《正統道藏》中，不題撰人及撰作年代。學者或以為是元明時人所撰¹。但筆者據南宋初陳公《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及李昌齡《太上感應篇注》二書，由二人注中找出徵引《董真君降筆實錄》及《啟聖記》之明徵暗引文字，共計數十條，拿來和今道藏本《玄天上帝啟聖錄》相比對，發現《玄天上帝啟聖錄》一書即是南宋孝宗朝道士張明道扶鸞，托名董素皇真君降筆所寫成的；而其書亦即是根據北宋仁宗朝宋庠奉旨所編《真武啟聖記》，加以增編而來，所增加的部分，偏重在《玄天上帝啟聖錄》卷一玄帝生平事蹟的描述；自卷二至卷八則是真武供祭儀法及靈應事蹟，絕大部分仍沿承《真武啟聖記》所載；其中《玄天上帝啟聖錄》卷八末尾的〈敘功賜銜〉係皇帝封贈之文，未說明何帝？乃是直接承襲《真武啟聖記》原文，宋庠載當時皇帝宋仁宗封贈之文，自不必說明何帝所封贈。這些都足以說明《玄天上帝啟聖錄》承襲自《真武啟聖記》。其書由於託名玄帝輔臣董素皇據實所錄²，所以將改寫後的《真武啟聖記》，改稱為《玄天上帝啟聖錄》，南宋陳公注稱之為《董真君降筆實錄》。

關鍵字：玄天上帝、真武啟聖記、降筆實錄

¹ 任繼愈，《道藏提要》0952條《玄天上帝啟聖錄》下提要以為撰成於元末明初；（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438。

² 《玄天上帝啟聖錄·卷一·五龍唐興》載董素皇真人之說云：「特因暇日，考續三洞玉書，校成《實錄》，不敢以鄙語雕誣，繪素大德，蓋摭諸實也。」（台北：新文豐刊本《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冊32。

三、由陳佖注引《啓聖記》中，看北宋仁宗朝宋庠《真武啓聖記》與南宋孝宗朝董素皇降筆《玄天上帝啓聖錄》之相沿承關係

南宋張明道撰《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內容包括玄帝生平事蹟及靈驗記。生平事蹟方面，以扶鸞降真方式來寫成；靈驗記則採北宋《真武啓聖記》之感應故事。南宋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最常引用的書有：董真君《降筆實錄》及《啓聖記》；其中陳佖注引《降筆實錄》者有十七條，引《啓聖記》明引及暗引者有二十六條（三條係暗引）。所引《降筆實錄》除引《降筆實錄》「太上賜玄帝李姓，蓋取宗化之源」一語外，皆見於今本《玄天上帝啓聖錄》中，內容及文字皆相同。可見《玄天上帝啓聖錄》即是《降筆實錄》。至於《啓聖記》一書，乃是北宋宋庠的《真武啓聖記》。張明道托名董真君的《降筆實錄》將扶鸞降文和《真武啓聖記》靈驗故事合成一書，即是《玄天上帝啓聖錄》，且《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部分亦是據《啓聖記》真武相關生平事蹟及相關道經，加以增文改寫。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二至卷八的靈驗事蹟部分，如據陳佖注引及李昌齡《太上感應篇注》引看來，則應是沿承《真武啓聖記》而來。陳佖與張明道同時，二書皆在，可以明顯區隔二者，所以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在注文中，明白標出自《降筆實錄》或《啓聖記》；後人因《啓聖記》已亡佚，只能全部歸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而無法區別。這一點，可以在李昌齡《太上感應篇注》所引靈應故事中得到印證。李昌齡的注文，撰成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間《玄天上帝啓聖錄》成書之前，所以李昌齡所引的事蹟不是出於《玄天上帝啓聖錄》，而是出於北宋宋庠的《真武啓聖記》。另外《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八末尾的〈敘功賜銜〉係宋仁宗封贈之文，張明道未加說明出自何帝？當是直接承襲宋庠《真武啓聖記》之文而來，宋庠載當時皇帝之封贈，自無必要說明出自何帝？至元初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下〈宋仁宗讚入內堂寶應閣天關地軸封號冊寶〉則直接說明其出自宋仁宗之封贈。且書中也有許多仁宗朝禮部大臣奏呈皇帝之語，應該是宋庠等人當時的記錄。

今即由南宋陳佖注及李昌齡注中，來印證南宋孝宗淳熙年間的《玄天上帝啓聖錄》，係承襲自北宋宋庠的《真武啓聖記》。

《玄天上帝啓聖錄》據南宋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可

以斷定是南宋孝宗時張明道以扶鸞方式假托董素皇真君降筆而寫成。而《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實依據北宋宋庠《真武啓聖記》之內容，加以增纂而成。《真武啓聖記》一書今佚，但南宋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中尚引有多條，且南宋初李昌齡《太上感應篇注》亦暗引十餘條玄帝感應故事，以說果報。上述和《真武啓聖記》相關的內容，都可以在《玄天上帝啓聖錄》中找到。南宋陳佖注中引及《真武啓聖記》者，約如下述：

- （一）南宋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一「錄善罰惡」下注引《啓聖記》所載程嗣昌事，內容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八·華氏殺魚》靈應事蹟相同。
- （二）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一「輔正除邪」下注引《啓聖記》所載武則天朝賀全龍事，內容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五·當殿試法》相同。
- （三）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一「濟拔天人」下注引《啓聖記》載述宋太祖征瀛州平亂，得真武暗助，章醮答謝；及登基派人至瀛州建廟。所載事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七〈七從借名〉相同。
- （四）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一「濟拔天人」下注引《啓聖記》敘述建隆二年太祖憂心諸侯各據山河，天下未平，真武現身相告平定次第；所載內容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三〈宋朝一統〉相同。
- （五）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一「濟拔天人」下注引《啓聖記》載建隆三年河北軍民乏糧，真武以十五萬石粟麥接濟軍民；這些內容，又見載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五〈天降粟麥〉。
- （六）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一「祛妖攝毒」下注引《啓聖記》載太平興國初石光嗣去猖神邪毒事，內容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五·聚廳禁妖》真武靈應事蹟相同。
- （七）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一「祛妖攝毒」下注引《啓聖記》陳拱臣供養真武事，內容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六·靈功呪水》所載真武靈應事蹟相同。
- （八）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二「玉童玉女侍之者各二十

- 四行」下注引《啓聖記》綠霞瓊女降生爲信州陸中道女事，內容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六·神化紅纓》所載真武靈應事蹟相同。
- (九) 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二「社令城隍悉處指揮之下」下注引《啓聖記》巢州焦婆事，內容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八·焦湖報惡》所載真武靈應事蹟相同。
- (十) 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二「有妖皆剪無善不扶」下注引《啓聖記》宋神宗熙寧年間鄭奎箭滅黃河妖龜事，內容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五·鄭箭滅龜》所載相同，但後者所載年代則爲宋仁宗天聖二年事。
- (十一) 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三「遂捨家辭父母」下注云：「《啓聖記》：玄帝應化，唐時裴姓諱仲芳。」上文僅數語，將是節取大意，其事蹟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二·歸天降日》，述真武應化於唐則天朝，爲裴濤之子，名仲方，辭歸天界之日並說每月下降世間之日子。
- (十二) 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三「稽首禱告無願不從」下注引《啓聖記》載宋仁宗得病，命道士王伯初焚章上奏真武事，內容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六·奏錄延壽》所載相同。
- (十三) 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四「致使富乏兒孫」下注引《啓聖記》王植及妻焦氏得子事，內容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六·焦氏一嗣》所載相同。
- (十四) 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四「致使富乏兒孫」下注引《啓聖記》朱牧得子事，內容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六·天錫青棗》所載相同。
- (十五) 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四「貧多子息」下注引《啓聖記》唐憲購得真金真武像事，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二·唐憲寶像》所載內容相同。
- (十六) 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四「或男值兵戈而殞命」下注引《啓聖記》楊昉詳解陳疇籤事，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七·籤詞應驗》所載內容相同。
- (十七) 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四「或女罹姪孕而傷生」

下注引《啓聖記》王堯臣女未婚若有孕事，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五·王氏懷鬼》所載內容相同。

（十八）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四「常出入於訟庭」下注引《啓聖記》錢學誣弟，楊仲和辭吏事，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七·仲和辭吏》所載內容相同。

（十九）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四「每沈淪於苦海」下注引《啓聖記》真武上詣太清境謁本師太上老君事，文云：

《啓聖記》載：真武上詣太清境，朝謁本師太上老君，告曰：「吾以汝降伏天下妖魔，清寧宇宙，尚諸眾生競赴輪迴，經歷地獄，汝當普度。見善者以福加之，化惡者以善解之。汝宜更修其果。」真武遵奉而作頌曰：「眾生造善，與吾齊身，我登證果，亦同好因。」說是頌畢，跪辭回職府，乃垂世訓言：「夫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者，恭謙美眾，慈惠溫良，濟物利生，欽心奉正，節儉事親，修仁義，行方便，強莫驕，勢莫恃，憫孤寡，垂慈念，此人道也。人道尚不能修，去仙道則遠矣。」（《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冊七二八頁上）

此段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武當發願》內容相同，而文較簡略。《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武當發願》第二十二頁文云：

一切妖魔，與為患於世者，盡皆潛伏，真武往問老君曰：「蒙囑付於武當山，若能降伏世間一切妖魔了當，即與授記，成其真正之道。臣今降水火妖精，歸於足下，但係種種群魔，皆已潛伏，告師授記。」老君曰：「汝來授記，還修得甚果？」老君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乃天地尚存，人間妖魔何得潛伏？候取得閻羅王同來，方可授記。閻羅王若來見吾，即是無地獄人也。無善無惡，無天無地，得同汝一處授記，乃為無上正真道果。汝且更修其果，為眾生斷除邪道，增益功行。」真武從此復降武當山，寄凡修行一十二年。忽一日，受玉皇金籙，差充北極佑勝院都判人間善惡公事，提點生死罪籙，乃授消災降福神將。每月定一日下降，及庚申甲子日亦如之。有發願文云：「眾生善惡，與我齊身，我登證果，亦同其因。」（《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七三〇頁上）

將陳佖注《啓聖記》之文，拿來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武當發願》相較，可以看出二者內容相同，所用文字有別。《啓聖記》在先，《玄天上帝啓聖錄》乃沿承其說而來。

- (二十) 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六「黎民安泰國土清平」下注引《啓聖記》云：「魔鬼行營，駐劄于東北徧野靈仙山間，乃鬼道中也。」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降魔洞陰》云：「（玄）帝敬奉教勅，部領六丁六甲，五雷神兵，巨虬師子，毒龍猛獸，下降凡界，與六天魔王戰於洞陰之野。是時魔王以坎離二你，化蒼龜巨蛇，變現方成，帝以神威，攝於足下。」《啓聖記》之文顯然在敘述玄帝戰六天魔王時雙方紮營情形，雖僅剩一句，似乎所言比《玄天上帝啓聖錄》爲細緻。
- (二十一) 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六「拒吾者滅」下注所述王袞食鼈鱉事，雖不言引自《啓聖記》，而其事分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八·王袞烙鼈》、《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七·相術指迷》。
- (二十二) 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六「奉吾者生」下注所述孫誠之奉使西蕃事，雖不言引自《啓聖記》，而其事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六·進明顯聖》。
- (二十三) 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六「惡吾者辱」下注所述梓州姦民馮蟲大三人事，雖不言引自《啓聖記》，而其事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四·神靈分形》。
- (二十四) 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六「敬吾者榮」下注所述仁宗見狄青等將，唯狄青前有龜蛇戲躍事，雖不言引自《啓聖記》，而其事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二·馬前戲躍》。
- (二十五) 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六「禮吾者壽」下注所述吳元嗣信禮玄帝得長壽事，雖不言引自《啓聖記》，而其事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三·阜背顯聖》。
- (二十六) 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六「非吾者薨」下注所述南唐攻閩王事，雖不言引自《啓聖記》，而其事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三·河魁擊鞘》。

南宋·陳佖撰寫《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時，張明道扶鸞的《玄天上帝啓聖錄》已刊行，但宋庠《真武啓聖記》一書尚在，陳佖清楚張明道《玄天上帝啓聖錄》中故事源頭，所以特別以《降筆實錄》和《啓聖記》二者作區隔；出自《真武啓聖記》者，即標示《啓聖記》以明來源。

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中，引有《降筆實錄》及《啓聖記》大量文字；在注中清楚註明出處。而陳佖注所引《降筆實錄》之文，集中在《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陳佖注所引《啓聖記》除少數在《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外，大部分屬於卷二至卷八的靈驗記。《玄天上帝啓聖錄》和《真武啓聖記》的關係，可以清楚看出來。不僅如此，《玄天上帝啓聖錄》除卷一採用《真武啓聖記》內容外，在卷二至卷八的靈應事蹟中，更是把《真武啓聖記》大部分的內容採入其中；這種情形，也可以由南宋李昌齡注引中看出一斑。

四、由南宋李昌齡《太上感應篇注》引玄帝靈應故事，看《玄天上帝啓聖錄》與北宋《真武啓聖記》一書之沿革關係

《玄天上帝啓聖錄》出自《真武啓聖記》，除上引南宋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所引《啓聖記》和張明道《玄天上帝啓聖錄》內容相同，可以看出二者相沿革外。另外，由和張明道同時而年世略早的李昌齡《太上感應篇注》，所引十餘條靈應事蹟，與《玄天上帝啓聖錄》相同看來，李昌齡所用者當是《真武啓聖記》，而不是《玄天上帝啓聖錄》；由此也可以看出《玄天上帝啓聖錄》是沿革《真武啓聖記》而來。

李昌齡《太上感應篇注》，完成於南宋孝宗隆興二年（1164年），收錄於《正統道藏·太清部·義、廉、退字號》，新文豐刊本第四十六冊一頁至二一八頁。李昌齡注中約有十餘處感應故事和《玄天上帝啓聖錄》相同，《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董素皇降筆撰成於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李昌齡注完成於孝宗隆興二年（1164年）³，早於《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約二十年，所以李注所暗引者當是北宋·宋庠（996--1066年）奉旨所編的《真武啓聖記》。因而宋庠《真武啓聖記》

³ 詳下文論述。

的原貌，除上文所述天帝錫劍、玄帝戰六天魔王及玄帝往問老君等真武成道故事外，亦應包括感應故事在內，且靈應事蹟的論述以陳佖注引二十餘條，李昌齡注引十餘條看來，其書之卷數必多。

李昌齡注引玄帝感應故事，和《玄天上帝啓聖錄》相同者甚多，李注大都未注明出處，大陸學者及台灣周西坡曾列出十餘條，內容和《玄天上帝啓聖錄》相同者，但未細論李注和《玄天上帝啓聖錄》書之先後問題，甚至誤以爲李注引自《玄天上帝啓聖錄》⁴。今將李昌齡所言靈驗事蹟和《玄天上帝啓聖錄》相同者，臚列於下，並借此討論李注所引玄帝故事的真正源頭與出處。

- （一）李昌齡《太上感應篇注》卷三「宜憫人之凶」下述巢湖事，事蹟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八〈焦湖報惡〉相同，李注未明言出處，南宋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二「社令城隍悉處指揮之下」下注引《啓聖記》所言巢州焦婆事，內容相同，李氏當是暗引《真武啓聖記》之說。
- （二）《太上感應篇注》卷三「樂人之善」引《啓聖錄》，文云：「按《啓聖錄》：程嗣昌常在密州……」，所述程嗣昌事，又見於南宋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一「錄善罰惡」下注引《啓聖記》，內容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八·華氏殺魚》靈應事蹟相同。可見李昌齡注之《啓聖錄》即是《啓聖記》。
- （三）《太上感應篇注》卷八「是非不當」所述鄒宿故事同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六〈鄒宿契靈〉。李注未明言出處，李注在《玄天上帝啓聖錄》成書之前已存在，當是暗引《真武啓聖記》之說。
- （四）《太上感應篇注》卷九「刑及無辜」所述錢舉誣弟事同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八〈仲和辭吏〉；李注未明言出處，南宋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四「常出入於訟庭」下注引《啓聖記》所載內容相同，可見其源出於《真武啓聖記》。
- （五）李昌齡《太上感應篇注》卷九「殺人取財」所述陳景仁妻張氏事同於《玄天

⁴ 見周西坡，《經法驗證與宣揚——道教靈驗記考探》第六章（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頁196-199。

上帝啓聖錄》卷五〈陳妻附魂〉；李注未明言出處，李注在《玄天上帝啓聖錄》成書之前，當是暗引《真武啓聖記》之說。

- (六) 《太上感應篇注》卷十「凌孤逼寡」所述郭道者事，同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七〈二真顯化〉；李注未明言出處，李注在《玄天上帝啓聖錄》成書前，當是暗引《真武啓聖記》之說。
- (七) 《太上感應篇注》卷十「凌孤逼寡」在郭道者事後，另載陳喻言事，同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二〈供聖重時〉；其來源亦應是出自北宋《真武啓聖記》之說。
- (八) 《太上感應篇注》卷十六「嫁禍賣惡」所述王虎事，同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五〈王虎中計〉；其來源亦應是出自北宋《真武啓聖記》之說。
- (九) 《太上感應篇注》卷十八「決水放火」所述妖龜爲惡事，同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五〈鄭箭滅龜〉；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二「有妖皆剪無善不扶」下注引《啓聖記》，內容亦相同；其來源乃是出自北宋《真武啓聖記》之說。
- (十) 李昌齡《太上感應篇注》卷廿三「施與後悔」載聖曆間梓州大饑事，真武化爲一叟貨蒸熟鳧茲，同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五〈田生鳧茨〉；李注早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其來源乃是出自北宋《真武啓聖記》之說。
- (十一) 《太上感應篇注》卷廿三「施與後悔」載建隆末河北路飢，同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五〈天降粟麥〉；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一「濟拔天人」下注引出於《啓聖記》；其來源乃是出自北宋《真武啓聖記》之說。
- (十二) 《太上感應篇注》卷廿四「以偽雜真」所述故事云：「建隆觀前黃禹以牛胸爲燭是也」，事蹟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八〈假燭燒塵〉；其來源乃是出自北宋《真武啓聖記》之說。
- (十三) 《太上感應篇注》卷廿五「不敬其夫」所述杜珪妻吳育女敬夫獲報事，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六〈吳氏緣合〉；李注早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其來源乃是出自北宋《真武啓聖記》之說。
- (十四) 《太上感應篇注》卷廿七「損子墮胎」引《真武靈應纂記》所述王堯女故

事，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五〈王氏懷鬼〉；亦見於南宋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四「或女罹姪孕而傷生」下注引《啓聖記》；其來源乃是出自北宋《真武啓聖記》之說。

（十五）《太上感應篇注》卷廿八第四頁「又以竈火燒香」下，李昌齡注引教典敘述供養真武所應避忌事云：

《傳》曰：「按天師門下科令，竈下灰火，謂之伏龍屎，是故不可燒香。」竊嘗披閱教典，香火避忌，又不只此一事。如油漬紙撚，不可蒸紙錢，謂之枉積蠟錢。東嶽壘積如山，天地陰陽諸司，皆所不受。又如供養真武，夏月不可用李子，冬月不可用石榴。延降上真，不可燒乳頭香、檀香，謂之浴香。月季謂之不時；華，金桐謂之鬼華。凡此皆當避忌。（《正統道藏·太清部·退字號》，新文豐刊本第四十六冊一九九頁下）

上述所述供養避忌，又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二第六頁〈進到儀式〉：供養儀式：今據住持泰山玉清昭應宮青城洞，上清法師張子高進到式文，真武真君……時果素食，供養內果子，夏不用李子，乃是真君去冠除履之忌物。冬避石榴，因未成道時，斬天下作禍鬼王，為魔法，失向羅浮山，不見父母之物。……燒化紙錢，不得用油紙爐點火，如此，則不屬天曹地府陰陽百司收領。化為蠟錢，係東嶽有司，名枉積；收繫壘成蠟錢山，見有司錄記照證，宜依此式施行。中書點對進呈，宜入寶應閣，准此。仍賜在朝崇信真武宗室、文武臣僚等，受持依承供養。（《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七三四頁）

李昌齡注文中提到教典香火避忌，其事皆與《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二〈進到儀式〉相同；李注在《玄天上帝啓聖錄》成書前已存在，可見其說當出自北宋《真武啓聖記》。

（十六）《太上感應篇注》卷廿八「夜起裸露」所述黃三狗、朱守成事，事同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四〈聖幘化婦〉；李注早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其來源乃是出自北宋《真武啓聖記》之說。

（十七）《太上感應篇注》卷廿八「夜起裸露」所述故事末單州妓女楊素真事，同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七〈水雲護笈〉，其來源乃是出自北宋《真武啓聖

記》之說。

（十八）《太上感應篇注》卷廿九「春月燎獵」引《傳》曰所述程嗣昌戒殺事，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八〈華氏殺魚〉；亦見於南宋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一「錄善罰惡」下注引《啓聖記》；其來源乃是出自北宋《真武啓聖記》之說。

（十九）《太上感應篇注》卷三十「所謂轉禍爲福也」所述楊仲和故事，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七〈仲和辭吏〉；亦見於南宋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四「常出入於訟庭」下注引《啓聖記》；其源皆出於《真武啓聖記》。

另外，元·無名氏《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引用之故事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內容相同者有五則，前集卷二拾遺門，所載故事，見《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八〈元晏悟化〉。前集卷二報應門枉恐報冤條，見《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五〈王虎中計〉。後集卷一神仙門錢治病條，見《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六〈真法浸錢〉。後集卷一道教門天降銅棺，見《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六〈鄒宿契靈〉。後集卷一道教門超度瘵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五〈陳妻附魂〉。元·無名氏《湖海新聞夷堅續志》所引，雖已遠在宋後，其來源亦是出自北宋《真武啓聖記》。

南宋初的李昌齡《太上感應篇注》注文中所言靈驗故事，同於《玄天上帝啓聖錄》中之故事者將近二十條，而李昌齡年世早於《玄天上帝啓聖錄》之編纂；可見李昌齡所引的故事，是出自《真武啓聖記》所原有者，而不是引自南宋託名董素皇所撰《玄天上帝啓聖錄》。《真武啓聖記》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內容相同，當然是後者沿承前者。

關於李昌齡的年代及著作，《宋史·卷二百五·藝文志四·神仙類》云：「李昌齡《感應篇》一卷。」文中的一卷本，應是《太上感應篇》本文部分，不是李昌齡撰，八卷本有原文有注文者，才是李昌齡注本；《宋史·藝文志》顯然含混其事。但由於《宋史·藝文志》如此記載，而李昌齡在宋世又至少有二人，除南宋初爲《太上感應篇》作註的漢嘉夾江隱者李昌齡外，另外在北宋太宗朝也有另一官拜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的李昌齡，因而曾有人疑《感應篇》之撰者爲北宋初的李昌齡，《感應篇》之注者爲南宋之李昌齡。北宋之李昌齡，《宋史》有傳；《宋史·卷二百八十

七·李昌齡說：「李昌齡，字天錫，宋州楚丘人……太平興國三年（西元 978 年）進士，大理評事，通判合州。」傳中並不言李昌齡撰《太上感應篇》，今以南宋初李昌齡為該書作注看來，如又說此書為北宋初的李昌齡撰，於是便形成了同姓名的兩人，一撰作該書，一為該書作注，但這種情形的可能性甚低，要不然，南宋李昌齡在作注時，對這種巧合也會有所說明。尤其以三清教主（元始天尊、玉晨大道君、太上老君）訓言而成的道書，或以扶鸞方式撰成，或託名仙聖所傳，但都難以知為何人所撰。因而《太上感應篇》一書的作者，應難以究知。撰作者雖難以究知，然而撰作年代，則以書中重視北方及「殺龜打蛇」看來，應是北宋真武信仰流行後的作品，因而撰作年代應在北宋初至徽宗朝前。

至於註解《太上感應篇》的李昌齡，名石，號昌齡；日本·中村元《中國佛教發展史》中冊第三篇第三章第一節（二）〈感應篇的出現〉說：

李昌齡就是李石，他的撰書還有《方舟集》、《續博物誌》、《樂善錄》等，曾經在蜀地教授過很多弟子。……他所編輯發行的《樂善錄》中，收錄有《太上感應篇》。由《樂善錄》的序文中看來，可知這本書完成於一一六四年（隆興二年）。因此，能確定《太上感應篇》存在的最古資料，是李石的《樂善錄》中的序文；至少直至目前是如此。⁵

據上所說，李昌齡《太上感應篇》注，完成於南宋孝宗隆興二年（1164年）。李昌齡注語的特色，是廣舉事例來印證《太上感應篇》之說，尤其是有宋當代所發生的事例。注中多列舉北宋及南宋初名臣將相行善積德以獲善報；及好殺虐下，行惡以致惡報事。並舉出當代賢者死後為鬼官仙吏等，以明報應不虛。其所舉事例中，有許多是來自北宋仁宗朝宋庠的《真武啓聖記》。而其內容也和南宋託名董素皇真君降筆所編的《玄天上帝啓聖錄》相同；可見《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是據《真武啓聖記》而來。

⁵ 中村元著、余萬居譯《中國佛教發展史》，（台北：天華出版社，1993）。

五、由《玄天上帝啓聖錄》自身所呈現的內容，看此書和《真武啓聖記》的關係

《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由南宋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和李昌齡《太上感應篇注》注文中，可以看出《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沿襲北宋《真武啓聖記》而來。此外，由《玄天上帝啓聖錄》自身所呈現的內容，也可以看出此書和《真武啓聖記》的關係。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八文末〈敘功賜銜〉所載者為皇帝對真武、龜蛇二將之封詔，以及御製讚文，而未明言係何帝所下詔；經筆者拿來與元初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下〈宋仁宗讚入內堂寶應閣天關地軸封號冊寶〉及明·任自垣《大嶽太和山志·誥副墨第一篇·卷之第一·宋詔誥》相比對，看到它們的文字相同，由此而推知《玄天上帝啓聖錄》書末所附者，乃宋仁宗嘉祐二年二月（西元 1057 年）詔封之文。《玄天上帝啓聖錄》未註明何帝詔文，當係抄襲《真武啓聖記》一書，宋庠奉仁宗皇帝編撰該書，書末附皇帝詔書，自不必說明何帝，時人皆可知；至南宋孝宗朝的張明道編《玄天上帝啓聖錄》則非註明不可，張氏不說明何帝，由此也因此可間接證明此書係沿襲宋庠《真武啓聖記》而來。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八·敘功賜銜》第二十四頁云：

勅寶應閣，惟神陰相，克示顯靈，宜可敘功。特賜真武，永充定國無礙慈悲家政殿，授上銜玄初鼎運上清三元都部署、九天遊奕大將軍，左天罡北極右垣鎮天真武靈應真君，奉先正化·寂照圓明·莊嚴寶淨·齊天護國·安民長生·感應福神，智德孝睿·文武定亂·聖功慈慧天侯。水之精，贈同德左理至應大道·顯明武濟·陰盛翊聖、左正侍雲騎、護國保寧、輔肅玄初、太一天大將軍。火之精，贈同德佑理、至惠誠重、感慈普濟、陽辯武聖、右正侍雲騎、護國保靜、輔肅守玄、太一天大將軍。封贈如前。奉御製讚入閣，謚為策寶。萬物之祖，盛德可委。精貫玄天，靈光有煒。興益之宗，保合大同。香火瞻敬，五福攸從。（《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八一〇頁下至八一頁上）

上述文字，可以明顯看出係帝王之封贈真武大帝官銜，同時也封贈了龜（地軸水之精）蛇（天關火之精）二將之官銜，其後並有讚文。張明道扶鸞

的《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八·敘功賜銜》載其文而不註明出自何帝，顯然是直接抄錄北宋宋庠《真武啓聖記》之文而來；宋庠爲仁宗時人，奉旨編撰該書，於書末附載當時皇帝詔封之文，自不須要註明出於何帝，時人自然明白。而上引詔文，確係是宋仁宗之封詔。元初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下第十五頁〈宋仁宗讚入內堂寶應閣天關地軸封號冊寶〉云：

萬物之祖，盛德可委。精貫玄天，靈光有煒。興益之宗，保合大同。香火瞻敬，五福攸從。天關火之精，贈同德佐理、至誠重感、慈明普濟、陽辯武聖、右正侍雲騎、護國保靜、輔肅守玄、太一大將軍。真相赤蛇，變相青面三目金甲兜鍪。地軸水之精，贈同德佐理、至應大道、顯明武濟、陰盛翊聖、左正侍雲騎、護國保寧、輔肅玄初、太一大將軍。真相玄龜，變相黑體金甲兜鍪。右封贈如前。嘉祐二年二月旦日。門下奉命。（《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不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三冊二五頁下）

《武當福地總真集》所載宋仁宗讚及封贈龜蛇二將之文，文中的嘉祐二年爲宋仁宗年號，西元 1057 年，仁宗皇帝自撰〈讚〉文「萬物之祖，盛德可委」等文字，及封贈龜蛇二將之文，送中書門下省執行。又，明·任自垣《大嶽太和山志·誥副墨第一篇·卷之第一·宋詔誥》：

宋仁宗嘉祐二年正月日，勅準寶寶閣長生玄都殿策寶上號。贊曰：「萬物之祖，盛德可委。精貫玄天，靈光有煒。興益之宗，保合大同。香火瞻敬，五福攸從。」詔書：「伏以靈天肅正，俯降塵寰，通明護國定亂，殊聖現前感應，施惠救民，顯照圓成。所禱悉從是願，所求皆有證心。不但國王、大臣、道僧、士庶，一切有情能恭香火，普及所意，無不果遂。以斯福善住世，專事濟人。承恩者庶廣，不可思議。今既獲于聖佑，於國於家，豈擅忘於大道。延福增齡，永祈保祚。除已行恩天下啟聖奏章一百四件，並係功成正化，謹就玉津園建其聖堂，報答天鑒。得蒙現足垂靈，仍賜為社稷家神，崇遵真武上聖，宜可授：玄初鼎運上清三元都部署、九天遊奕大將軍，左天罡北極右員（垣）鎮天真武山靈應真君，奉先正化、寂照圓明、

莊嚴寶淨、齊天護國、安民長生、感應福神，智德孝睿、文武定亂、聖功慈惠天侯。」嘉祐四年正月上元日冊對，玄武加號「太上紫皇天一真君、玉虛師相、玄天上帝」。嘉封水火二將：神龜「同德佐理、至應大道、顯明武濟、陰盛翊聖、左正侍雲騎、護國保寧、輔肅玄初、太一天大左將軍。」聖蛇「同德佑理、至惠誠重、感慈普濟、陽辨武聖、右正侍雲騎、護國保靜、輔肅守玄、太一天大右將軍」。封北極鎮天真武「佑聖助順、靈應福德、仁濟正烈、協運輔化真君」（《藏外道書》第三十二冊八二三頁下）

將《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八·敘功賜銜》和元·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明·任自垣《大嶽太和山志·誥副墨第一篇·卷之第一·宋詔誥》相較，三者文字，以任自垣所載最詳，有嘉祐二年宋仁宗勅封真武之〈贊〉及〈詔書〉，有嘉祐四年封龜蛇二將之文字。《玄天上帝啓聖錄》載封贈玄帝之詔文，而未載詔書之年月。《武當福地總真集》僅有封龜蛇二將，缺封贈玄帝之文，但載明了詔書日期為宋仁宗嘉祐二年。任自垣《大嶽太和山志·誥副墨第一篇·卷之第一·宋詔誥》則完整的保留了宋仁宗的〈贊〉及〈詔書〉。由上引三書所見，可以看出《玄天上帝啓聖錄》所載之封贈詔文，當即是宋仁宗所頒下的詔書。宋庠奉仁宗詔敕為真武立傳記《真武啓聖記》，在書末附皇帝對真武之封詔，當然僅書皇帝敕文，不必書寫何帝，更不可能稱其為仁宗（廟號）；南宋所撰《玄天上帝啓聖錄》襲而未查，亦不書明何帝之封詔；抄襲之跡，自是可見。

又，南宋編撰的《玄天上帝啓聖錄》，其中所述靈應事蹟，有年代可考者，都在仁宗及仁宗朝前，因而該書在真武本傳及靈應事蹟上，亦可證明是沿襲自宋庠所編《真武啓聖記》一書。《玄天上帝啓聖錄》中所見完整的故事架構及靈驗事蹟，應是北宋宋庠奉旨收集當時流行的真武傳說而編定。由於仁宗朝真武的神蹟特別流行，所以沿承《真武啓聖記》而來的《玄天上帝啓聖錄》中載述了許多仁宗朝，真武的靈應事蹟，其中仁宗之年號可考及略可辯識者，如卷二〈官殿金裙〉、〈馬前戲躍〉，卷三〈天罡帶箭〉、〈藩鎮通和〉、〈壺俵一京〉、〈風浪救崑〉、〈毒蜂靄雲〉，卷四〈符吏偕兵〉、〈洞真認

厭〉、〈聖幘化婦〉，卷五〈折應計都〉、〈田生鳧茨〉、〈鄭箭滅龜〉、〈裴劍驅虎〉、〈妖惑柴邈〉、〈王虎中計〉，卷六〈奏錄延壽〉、〈現海救危〉、〈鄒宿契靈〉，卷七〈高聖降凡〉、〈仲和辭吏〉，卷八〈朱氏舍利〉、〈焦湖報惡〉等等，其餘未具年號而所載各官吏之行事感應，疑其中大多數皆出自仁宗朝，有的故事則是由魏晉以來的故事改編而成。如《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八〈焦湖報惡〉，敘述晉朝時淮西巢州居民好啗鱉，玉皇下令合城以大水傾蕩為大洲，以清淨其腥穢，真武恐誤殺無辜，化為雲遊道士以乞淨水，焦姓老婆行善樂施，真武告以看見衙門側石龜紅眼，急攜全家奔聖女山以避大水，焦婆日日往視，被人戲謔，將龜眼塗赤，焦婆帶全家奔往聖女山，回視山下已成大水，真武現身雲端，囑咐將此湖歸其所管，並享香煙不絕；焦婆死後，朝廷為其立廟，封為靈顯聖母。此段故事源自西晉·干寶《搜神記》卷二十：

古巢，一日江水暴漲，尋復故道。港有巨魚，重萬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獨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禍，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為湖。

干寶所言是古時有關巢湖由來的傳說，巢湖原為城，居民因誤食龍子所化的巨魚肉，而遭龍父以水淹城，使城陷為湖。晉後，巢湖老姥的故事逐漸被神化，至唐代已被立廟奉祀，唐·羅隱(833-909年)〈姥山〉詩云：「臨塘古廟一神仙，繡幌花容色儼然，為逐朝雲來此地，因隨暮雨不歸天。眉分初月湖中鑒，香散餘風竹上煙。借問邑人沈水事，已經秦漢幾千年。」⁶

唐代羅隱詩中已提到巢湖姥山古廟，至宋仁宗朝編《真武啓聖記》⁷時，將之和真武神蹟故事相結合，說真武因焦婆善心，將湖歸其所管，並令其享

⁶ 宋代祝穆《方輿勝覽》卷四十八「姥山」云：「在巢湖中，湖陷姥升，此山有廟。」下引羅隱詩。

⁷ 李昌齡《太上感應篇注》卷三「宜憫人之凶」下已引述巢湖事，李昌齡書在《玄天上帝啓聖錄》前，知其據《真武啓聖記》而來。

香煙不絕；所以焦婆死後，朝廷爲其立廟。

《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由其卷八〈敘功賜銜〉引皇帝封詔以作結，而不註明出自何帝，可以看出其抄襲自北宋仁宗朝宋庠的《真武啓聖記》；且由《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所引靈驗事蹟皆在仁宗朝及其前，也可以印證《玄天上帝啓聖錄》出自《真武啓聖記》。

又，《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二〈參定避忌〉說：「中書門下三司禮部，同奉聖旨，遍行根討，真武前後於國於民，或因供養，或自然得遇靈驗事實，共成奏章，總爲一百四件事，各有門例切緣。」文中說在奉旨根討真武事蹟時，得「遇靈驗事實，共成奏章，總爲一百四件事」，也就是給皇帝的奏章中列述真武靈驗事蹟一百零四件，而同卷〈進到儀式〉也說：「伏惟上界真武真君，於今治世，助國安民。欲報恩德，已於內庭建立寶應閣，及括摘到前後感應事跡，共計一百四件，合隨勳贈入閣，次第關送史館編修，刪定傳錄，依逐處申奏，科目照應。」文中談到收羅到玄帝靈驗事蹟一〇四件，以及玄帝功勳等，送到史館編修；顯然是奉旨編修才須如此，和《玄天上帝啓聖錄》依託扶鸞降真有別，這些話，應是北宋宋庠奉旨編《真武啓聖記》，書成後在書中所記述之語。

《玄天上帝啓聖錄》雖取自《真武啓聖記》，但宋庠說靈驗事蹟一〇四件⁸，今《玄天上帝啓聖錄》所記靈驗事蹟，自卷二〈洞天雲蓋〉起⁹至卷八的〈敘功賜銜〉止，僅有九十三條，如除去最後的〈敘功賜銜〉記載宋仁宗對真武神祇及部屬的封贈不算，則靈驗事蹟僅有九十二條，和前所說一〇四條尚缺十餘條，當是《玄天上帝啓聖錄》的作者有所取捨，或是遺佚。且《玄天上帝啓聖錄》所述感應故事，雖然取自《真武啓聖記》，但僅取其內容而以自己的筆調來寫，且有的稱及「仁宗」廟號，顯然是《玄天上帝啓聖錄》以自己的時代背景來敘述；如卷二〈宮殿金裙〉：「尋同三司禮部進呈，奉聖旨，依仁宗朝皇祐年中五月五日奉駕赴景靈宮行禮。」

⁸ 真武靈應事蹟共一〇四件，分別爲：求謝感應奏章三十一件、祈感助戰奏章一十三件、祈請晴雨顯化奏章一十六件、行慈救民疾病應驗奏章二十七件、救報水火災疫應時奏章一十七件；共計一〇四件。

⁹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敘述玄帝出身。

大抵而言，《玄天上帝啓聖錄》雖取自《真武啓聖記》，但《玄天上帝啓聖錄》並非即是《真武啓聖記》。

結語

《玄天上帝啓聖錄》是今日所見，記載玄帝生平、成道伏魔經過、供祀儀軌、靈驗事蹟最詳盡的一本書，它是綜匯北宋仁宗朝及北宋初所盛行的玄帝經典、信仰事蹟、玄帝傳說、扶鸞降真文等所形成的，而直接的來源，則是北宋宋庠的《真武啓聖記》。它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並由於該書的流行，使得玄帝修道的武當山，成爲玄帝信仰中心。

《玄天上帝啓聖錄》八卷的撰作者及撰作年代，雖因《正統道藏》不載撰者姓名，而使近世學者多所臆測。但《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五龍唐興》詳載該書撰寫因緣，乃是董素皇真君降筆於「大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係中上元甲子內歲次甲辰正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所寫成；而南宋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一頁四經題下注所說，亦與上述所載相合；並由此知道此書亦名《玄帝實錄》，係南宋孝宗朝襄陽紫虛壇道士張明道扶鸞，託名董素皇降筆所寫。

《玄天上帝啓聖錄》共八卷，卷一敘述玄帝生平事蹟、成道故事；卷二至卷八述供養儀法及靈應事蹟。其書卷一部分採北宋宋庠《真武啓聖記》及真武相關道經之說而來；卷二以下靈驗事蹟及供養儀等部分，則大都沿承《真武啓聖記》之靈驗故事而未改。

《真武啓聖記》對《玄天上帝啓聖錄》的影響極大，兩者關係密切。但北宋《真武啓聖記》一書今佚，南宋李昌齡《太上感應篇注》引玄帝靈應故事近二十條；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引《啓聖記》二十餘條，明·任自坦《大嶽太和山志·第二篇末·四天帝·豐乾天帝》下註引《真武啓聖記》第九章，稱真武初學業，遇帝（豐乾天帝）賜以黑駝虬角斷魔雄劍。¹⁰由於這些引文，使得北宋宋庠《真武啓聖記》一書，佚而不亡；而上述諸書所引《啓聖記》之文，今皆見於南宋董素皇降筆《玄天上帝啓聖錄》八卷中；雖諸書所引《真武啓聖記》之述事文字，和《玄天上帝啓聖錄》之文字有別，但所敘述之事情則相同；可見《玄天上帝啓聖

¹⁰ 《大嶽太和山志》，收入《藏外道書》，（四川：巴蜀出版社），32冊頁889。

錄》一書乃直接沿承自北宋《真武啓聖記》一書，只是略改用語罷了。尤其《玄天上帝啓聖錄》所載的玄帝靈應事蹟，幾全出自《真武啓聖記》。

《玄天上帝啓聖錄》和《真武啓聖記》的相承關係，可以由三方面來論述；首先是由陳佖注文中所引《啓聖記》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內容相同來看其相承關係；其次由李昌齡注引玄帝靈驗故事，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內容相同，而李昌齡書在《玄天上帝啓聖錄》成書前二十年已完成，李昌齡所引者顯然是《真武啓聖記》。另外，由《玄天上帝啓聖錄》文本自身所述的事情中，亦可看出來；如《玄天上帝啓聖錄·卷八·敘功賜銜》所載詔文，據《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下第十五頁所載宋仁宗讚文及封贈玄帝、龜蛇二將之文，北宋宋庠編《真武啓聖記》時，不須載明何帝所製，時人自知；張明道直接抄入所編之書，未說明詔書年代，致使後人難明該詔書之封贈情形；也顯現出張明道《玄天上帝啓聖錄》該文係直接抄錄《真武啓聖記》而來。再者，《玄天上帝啓聖錄》所載事蹟，其可識年代者，都在仁宗朝前，而於仁宗朝之靈應事蹟獨多，且書末附仁宗讚文詔封而不言及帝號，這些都可說明此書應是沿承北宋仁宗朝宋庠（西元 996-1066 年）奉旨所編《真武啓聖記》，而改用自己之語言來敘述。

至於宋仁宗之所以命宋庠編撰《真武啓聖記》，一方面因為當時朝野正崇信玄帝，真武靈應事蹟普遍流傳；另一方面大概也有仿倣其父真宗皇帝命王欽若撰寫《翊聖保德真君傳》的意味在。

《玄天上帝啓聖錄》和《真武啓聖記》都是載錄玄帝事蹟的重要道典，《真武啓聖記》更是年代較早，又是奉皇帝之命所編撰，至於現今《玄天上帝啓聖錄》仍在，而《真武啓聖記》亡佚，究其原因，則殆因二書性質相近，而《玄天上帝啓聖錄》係假借董素皇降筆所編，董素皇又是輔相玄天上帝之重臣，既是玄帝身旁的神祇降世所撰，而《真武啓聖記》的內容又全被吸收，包涵在《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中，當然較易為真武信徒所接受。因此《玄天上帝啓聖錄》流行，而《真武啓聖記》便亡佚了。

綜歸之，宋仁宗朝編《真武啓聖記》，至南宋孝宗朝，張明道以神祇降筆的方式增撰成《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兩書的內容，由南宋李昌齡《太上感應篇注》、南宋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所引玄帝事蹟，以及明·任自坦

《大嶽太和山志·第二篇末·四天帝·豐乾天帝》下註引看來，南宋張明道《玄天上帝啓聖錄》乃是沿承北宋宋庠《真武啓聖記》一書而來。張明道以董真君降筆實錄的方式，將宋庠《真武啓聖記》的內容吸收融入其中，而成爲《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

參考文獻

一、傳統文獻

-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明·正統年間編纂，《正統道藏》（共六十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初版。
- 清·葉德輝刊本，《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台中：古冊出版社影印本。
- 清·彭文勤等纂集、賀龍驤校勘，《道藏輯要》（共二十五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 蘇海涵編《莊林續道藏》，（共二十五冊），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1975。
- 民·胡道靜、陳耀庭主編，《藏外道書》（三十六冊），四川：巴蜀書社，1994。
- 民·張繼愈主編，《中華道藏》（共四十九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二、今人文獻

- 《玄天上帝信仰文化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台灣中華玄天上帝弘道協會，2009。
- 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台北：龍門聯合書局，1961。
- 山田明廣〈台灣道教儀式中的玄天上帝〉，《玄天上帝信仰文化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101-123，台灣中華玄天上帝弘道協會，2009年4月初版。
- 中村元等著，余萬居譯《中國佛教發展史》，台北：天華出版社，1984。
- 王卡，《敦煌教文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 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002。
- 四川大學宗教所主編，《道教神仙信仰研究》上下冊，四川：中華道統出版社，2000。
- 申小紅〈明清佛山北帝祀典及其對民間信仰的影響〉，《恆道》總第十七期，12-15頁，廣州市道教會主辦，2009年冬季號。
- 申小紅〈嶺南的玄武（北帝）信仰〉，《江蘇道教》總第十二期，71-77頁，江蘇省道教協會主辦，2009年第四期。
- 白川靜著、王孝廉譯，《中國神話》，台北：長安出版社，1983。
- 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 江峰，〈從武當山朝山進香民俗看武當山現代生活道教與區域社會經濟的和諧發展〉，《武當道教與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P115-120，2008年11

月湖北武漢大學出版。

呂宗力、樂保群編，《中國民間諸神》，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

李光富、楊立志主編，《玄帝信仰與社會和諧》（研討會的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5 月 1 日出版。

李遠國〈真武信仰中的武當道場〉，《武當道教與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P161-173，2008 年 11 月湖北武漢大學出版。

李養正等合著，《道教綜論》，香港：香港道教學院，2001。

周西坡，《經法驗證與宣揚——道教靈驗記考探》，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8。

胡孚琛著《魏晉神仙道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茅盾，《神話研究》，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四冊，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袁珂，《中國神話大詞典》，四川：四川辭書出版社，1998。

袁珂，《中國神話傳說》，台北：里仁書局初版，1987。

馬西沙、韓秉方著，《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莊宏誼，〈元代道教玄天上帝信仰之研究〉，《道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2001 年 2 月，頁 121-157，台北。

許道齡，〈玄武之起源及其蛻變考〉，《史學集刊》1947 年第 5 期；（又收入呂宗力、樂保群《中國民間諸神·上冊·乙編·玄武》引，1991 年 10 月，台灣學生書局出版。

陳永正主編，《中國方術大辭典》，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

陳垣撰，《陳援菴先生全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陳國符著，《陳國符道藏研究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陳國符著，《道藏源流考》，台北：古亭書屋，1975。

陳國符著，《道藏源流續考》，香港：里仁書局，1983。

喻清松，《民間秘密宗教經卷研究》，台北：聯經出版社，1994。

期刊論文

湯一介主編《湯用彤全集》，台北：佛光文化事業公司，2001。

楊立志，〈真武——玄帝歷代封號考〉，《中國道教》1995 年第一期。

楊立志，《武當文化概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楊立志〈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考述〉，《玄天上帝信仰文化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24-31，台灣中華玄天上帝弘道協會，2009 年 4 月初版。

詹石窗主編，《道韻》第三輯玄武精蘊（一），台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8。

詹石窗主編，《道韻》第四輯玄武精蘊（二），台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9。

福井康順、山崎宏、木村英一、酒井忠夫監修，朱越利、馮佐哲等譯，《道教》（第一卷至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2。

窪德忠著，巫凡哲譯，《道教諸神說》，台灣：益群書店，1998。

- 趙本新，〈武當山道教神像來源初探〉，《中國道教》1994年增刊。
黎志添主編，《道教與民間宗教研究論集》，香港：學峰文化事業，1999。
蕭登福，〈玄天上帝神格及信仰探源〉，《宗教哲學季刊》第六卷四期 P109-133. 2000年12月，台北。
蕭登福，《玄天上帝道典彙編》，台北：樓觀台文化事業公司，2009。
蕭登福，《道教與民俗》，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
濮文起，《中國民間祕密宗教辭典》，四川：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
鍾華操，《臺灣地區神明的由來》，台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79。

三、日文文獻

- 大淵忍爾，《道教史的研究》，日本：岡山共濟會，1964。
石田憲司〈永樂帝の太和山復興について〉，《社會文化史學》21期41-57頁，1985年出版。
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都監，《大正新修大藏經》（共一百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9年。
麥谷邦夫等著，《江南道教の研究》，平成十五年至平成十八年度科學研究補助金基盤研究，研究成果報告書。
間野潛龍〈明代の武當山と宦官の進出〉，《東方宗教》22期29-44頁，1963年出版。
蜂屋邦夫編著，《中國的道教》活動及道觀現況，本文冊及圖版冊，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5。
福井文雅等編集，《敦煌和中國道教》，日本：大東出版社，1983。
窪德忠著，《道教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77。

初稿收件：2009年12月19日

初審通過：2010年03月23日

二稿收件：2010年05月17日

二審通過：2010年05月26日

作者簡介

作者：蕭登福（HSIAO Teng-fu）

職稱：國立台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教授

最高學歷：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

E-mail：tfhsiao2002@yahoo.com.tw

Dating and Influence of the Xuantian shangdi qishi lu (Part 2)

HSIAO Teng-f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National Taich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name of the god of the north, Xuanwu 玄武, was changed to Zhenwu 真武 in accordance with a taboo on the use of the character 'xuan'. The god was honoured as Xuantian Shangdi 玄天上帝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Xuantian shangdi qishenglu 玄天上帝啓聖錄 records the deeds of Xuantian Shangdi. It is a necessary tool for study of belief in Zhenwu. The book forms part of the Orthodox Daoist canon.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date when the book was written and its subsequent effect on belief in Zhenwu. It suggests that the book was written by Zhang Mingdao 張明道 in the Song Dynasty .

Keywords: Xuantian shangdi, Zhenwu